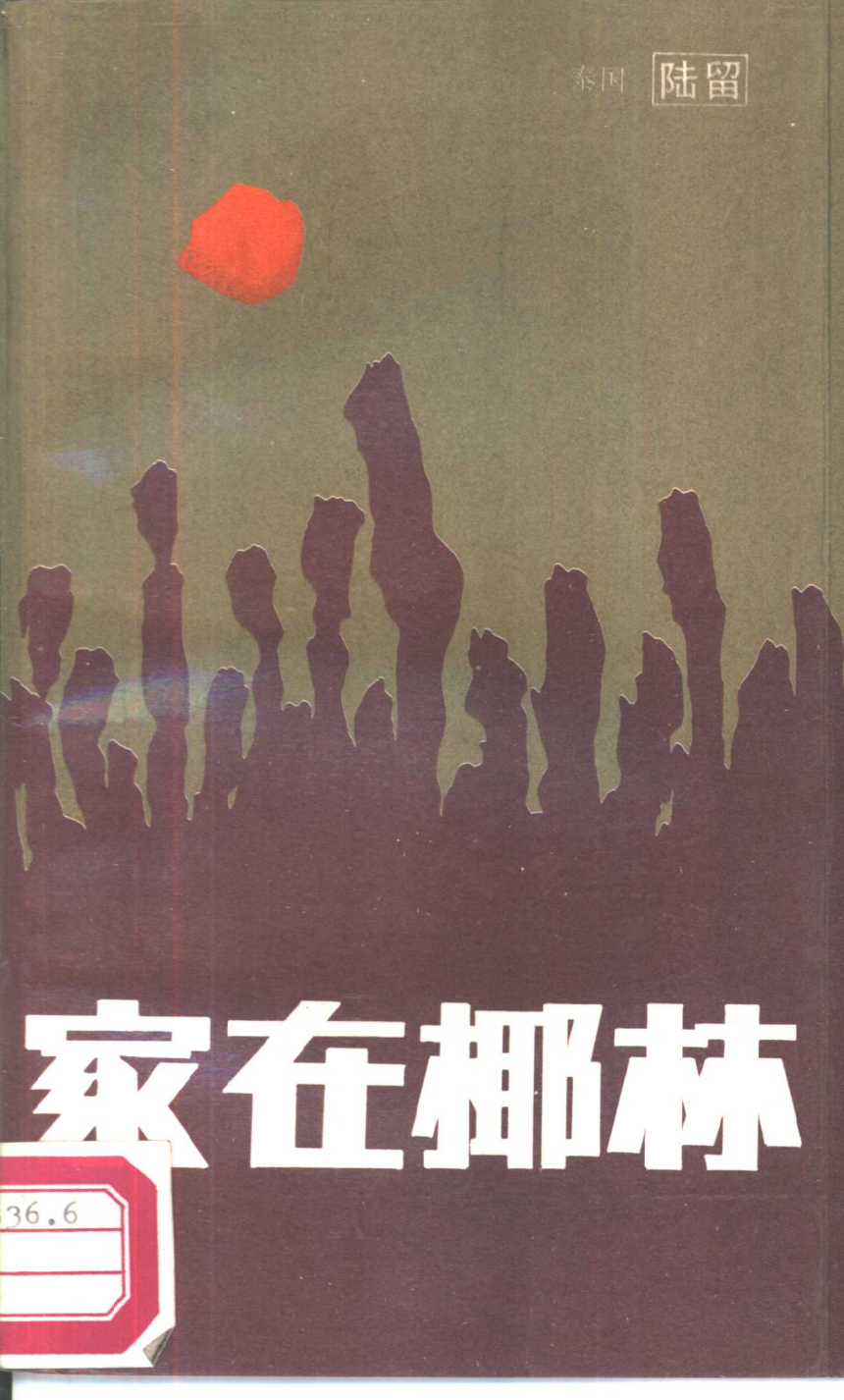


泰国

陆留



家在椰林

36.6



家在椰林

泰国

陆留

家在椰林

泰国 陆留 著

中国 **友谊出版公司** 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 大中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 $\frac{1}{32}$ · 7 $\frac{1}{2}$ · 120,000

1987年9月第1版

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
社目: 185-102⑧

统一书号: 10309·177

ISBN 7-5057-0019-07/I·4 定价: 1.60元

责任编辑：黄志平
装帧设计：刘锦予

目 录

黄昏组曲.....	(1)
夕阳之歌.....	(2)
漂流之曲.....	(4)
黄昏之献.....	(6)

鳄鱼的神话.....	(8)
鳄鱼的神话.....	(8)
“刻苦”的传说.....	(14)
没有配乐之曲.....	(14)
鹰之歌.....	(25)

椰花曲.....	(32)
椰花曲.....	(34)
“天外天”之恋.....	(39)
夜“三聘”.....	(46)
夜皇桥.....	(54)
初春呈献曲.....	(62)
梦曲.....	(68)

寻梦者.....	(71)
窗及其他.....	(75)
月亮.....	(79)
琴.....	(82)
家住萱园.....	(85)
“花”的神话.....	(88)
半失业者.....	(91)
讴歌者的讴歌.....	(94)

家在椰林.....	(98)
家在椰林.....	(99)
萱园的日子.....	(101)
椰话.....	(104)
檐铃.....	(106)
“甬旺”的鼓响.....	(108)
乱弹.....	(111)
梦·牛马狗.....	(121)
狼与兀鹰.....	(124)

得意篇.....	(126)
得意篇.....	(127)
在唐山的时候.....	(132)
阔气的时光.....	(137)

黄昏的呓语·····	(140)
挽歌·····	(143)
茶客·····	(152)

夏日的故事·····	(154)
时间·····	(156)
夏日的故事·····	(158)
夏天里的春天·····	(159)
红毛丹·····	(161)
海·椰·····	(163)
千里独行·····	(165)
初秋·····	(167)
菊花·····	(169)
冬晨·····	(171)
冬夜·····	(173)
老本头听古·····	(175)
又是清明·····	(177)
华人区·····	(179)
“好兄弟”·····	(181)
花的传奇·····	(183)
石膏像·····	(185)
火柴枝·····	(187)

湄江颂.....	(188)
蕉园曲.....	(189)
菜市传奇.....	(198)
长巷之歌.....	(203)
花串的故事.....	(210)
湄江颂.....	(217)

黃昏組曲



夕陽之歌

漂流之曲

黃昏之獻

夕 阳 之 歌

在“神”之前，人们是奉献三炷香枝，供献鲜花的。

在“主”之前，人们是点燃白烛，虔诚祷词及歌颂的。

但是，我没有。

夕阳光下，只有肃穆的轻风，只有我和我的影子。

也许还有屋后古寺，“咚咚”响的暮鼓吧；也许还有屋前远方椰树，绕树归鸦“丫丫”的晚唱吧。

早先还是烈日当头，此际已是红霞满天，时光，过得多快呀！

但我过的年月，一直没有歌唱，一直没有声响，一直是浓夜那样黑色的。

案头“五加皮”罐中，也许偶然插枝红花；灰墙间偶然挂上一具破琴，久久，也许还喝一杯半杯赠品的“五加皮”，然而，花香酒香以及琴声，那种“豪华”的时光并不多，置身黑暗以及学会沉默，已经好久好久。

烈日当头的时光，已经习惯当它是鬼墟黑夜，而现在偏西的夕阳，把满个天空渲染得灿烂极了，但夕阳，仍然具备那类黑色的沉默。

假如说我如其有所拥有吧，那就是这股久
已惯性的沉默，不算绚烂的黑色吧。

对啦，迎向夕阳，这是没有供献的供献。

漂 流 之 曲

很寂寞的童年，好寂寞的童年！

自个儿找得到的，那是说部的侠客：黄天霸、甘凤池，然后是荆轲、孟尝君；再然后是一部叫《少年漂泊者》的书，还有《死去的太阳》，《灭亡》……

十多岁，带着最后那两本书，独个人飘过七洲洋，为的是寻求那不可知的学问，探索那不可知的前路，由于，耐不了寂寞，闯出了家门。

于是，第一次看见田垄，听见“伊哀伊哀”的田中的车水声，也第一次看见连绵如带的山，第一次看见梅花和使人发疯的桃花，还有那高高的使人发梦的英雄花……

两个年头读了一个半岛的四家中学，虽然自带的私蓄用光了，但仍然带回了一张毕业文凭……

芭蕉长熟椰林长绿，那日子是一个悠长而难耐的恶梦，失学呵！而且尝了一杯难耐的“苦酒”……

苦苦的把“涩汁”洒在原稿纸之上，好长的两年！然后又再谱上另一曲“漂流曲”……

不！是去听那“黄河大合唱”的真正的万人

的大合唱。亲自去领略那十万人的反暴的火炬大游行，去亲尝那十万人的火热的抗战的热情……

可是，那只是稚气的英雄梦啊！正如英雄树上的高高的英雄花，高高地自高枝跌坠，跌的粉碎了……去过了今天变成废墟的邻邦，踏过西贡的吉滴那街，跨过金边的塔仔山……

虽然年月消逝，仍然，置身第二故乡的椰子的国度了。但是，“漂流曲”，仍然，在许多年月消逝之后，一直一直，在我心底纵唱。

因为，一直一直，总是一个旅途上的旅人。总是一个没有休止符的独行者。

到忽然“不算梦醒”而发觉，已经是一个恶嗜好永不能戒绝的“爬格者”……

年月，它是如此地残酷呀！没有暗示，没有警告，说是一个没有朕兆的悠长而又短促的梦吧，那也是个恶梦噩梦呵！

二十个年头又二十个年头就在旅路之中偶然踏过，无数的白天和黑夜，就在“格子”当中爬过，跨过……

黄 昏 之 献

西沉的夕阳，把江畔红脊翠瓦的古寺，映照得更象一幅斑斓的图案画了。

年月，去得这么迅速而遥远呀。

一切豪梦绮梦，一切的流浪之歌漂流之曲，统统象忘掉又统统不象忘掉，但仍然，单纯而又低调。今天，也许反常啦，清醒地面对黄昏，面对金黄而又发亮的太阳。

仍然，西坠的夕阳光下。只有我，踏着我的蹒跚的影子，踏着我的蹒跚的足步。

说曾经梦想着“有梦”，有所供献，有所奉献么？但是没有，一直没有。

真正曾经有过的，该是一个梦吧，·仍然是一个梦吧。

虽然发梦的时光过去了那么多年，黑色的年月又去了那么多年，二十年又二十年，时光，它就这么无声无色的溜掉。

可是，这之后，还不是再有好多个百年、千年、或者万年，都同样悄然默然地溜掉么？

人们，会对佛祖献上三炷香。

人们，会对神供奉上三杯酒。

但是，面对西照的斜阳，从来没有供献，从来没有可以供献，由于，的确空无所有。

唔，晚霞更其惨淡。暮色罩满整个天空，古寺斑斓的彩瓦陷入苍茫之色，暮色里的湄江更其沉郁了。

祈祷吗？不。假如有，宁愿是一首歌，一曲远行的赴敌之曲吧。

夕照的残阳，仍然对人间恋恋难舍，恋恋地努力发射它的余辉，西下的夕阳，仍然这么壮美呀！

呈献么？不要这古寺“咚咚”然这暮鼓之声！

呈献么？宁愿有支高昂的军用喇叭，宁愿在夕阳光里，响起一曲嘹亮的进行曲！

1979年稿

1982年重抄

鳄鱼的神话



鳄鱼的神话

“刻苦”的传说

没有配乐之曲

鹰之歌

鳄鱼的神话

千里奔腾而来，湄南河是雄浑的。

蜿蜒如带，湄南河又是温文秀丽的。

蕉园处处，椰林疏落，湄南河所经两岸，不论秋冬春夏，它是翠绿如锦的。

洪涝潮涨的时候，浑黄的江水，汹涌激荡；但旱季水位降落，星光沐照下，湄江所经的每个海湾，都是苍郁而神秘的。

有塔尖高高刺天的佛寺地方，有琉璃瓦在月光下闪光的地方，那儿也是神话诞生的地方……

你听过“神鳄”的故事吗？

你听说过湄江每一个港湾，都有一条“神鳄”把守地方安宁的神话吗？

※ ※ ※

民间传说，有夜半“飞头”出来觅食人粪的“尸路蛮”，也有夜半飞行各处作出异声的夜游的“贡头”，传说，其中的“牛皮贡”是会使人肚皮发胀，终使至胀破而死的。

“路尸蛮”传说日间与常人无异，只不过眼睛中没有“瞳仁”，专食“人粪”害人的“尸路蛮”之外，夜游的“贡头”，是爱作好象呼唤名字的异声，谁出声呼应就入了魔……